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五 年

第三十一號

第四八九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紐約成功湖

---

## 目 錄

	頁次
一 臨時議事日程	一
二 通過議事日程	一
三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一

凡有關文件未在全安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第四百八十九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J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 一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89)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 二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 三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主席 發言人名單列有兩位發言人 蘇聯代表及英聯王國代表。

本人茲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身份，對美國代表與其他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中〔第四百八十八次〕發言時所提到的若干問題加以答覆。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是朝鮮事件的展望、殖民問題以及其他。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答覆這些問題，說明蘇聯代表團對這些問題的觀點。

安全理事會討論朝鮮問題的情形，顯示美國集團的代表們不願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他們反對蘇聯所提旨在和平解決問題的議案。

蘇聯代表團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議案以後，美國集團的代表們就立即提出單獨邀請李承晚的南朝鮮傀儡政權代表列席，拒絕約請北朝鮮代表參加的問題來阻撓理事會討論蘇聯提案。此時已很明白，單獨邀請李承晚代表列席理事會問題的提出，用意唯在阻撓理事會討論蘇聯所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議案。這點並由美國集團的代表們拒絕接受蘇聯為打開此種故意造成的僵局所提建議的事實，予以證明，此事的經過可於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就理事會討論朝鮮問題期間邀請南北朝鮮雙方代表出席會議一節非正式交換意見的報告內見到。

所有這些情形十分明白表露出美國集團的代表們，尤其是美國與英聯王國的代表，所企圖的並不是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而是擴大美國對於朝鮮人民的侵略，並使聯合國變成美國統治階層侵略政策的工具，唯命是聽。

美國代表曾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發表長篇演說，對朝鮮問題的展望陳述頗多。該代表演詞真是內容豐富，無所不涉，但是卻沒有提到終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撤退在朝鮮的外國軍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諸點。該代表並且對於美國空軍轟炸和平城市及人民集居地區的野蠻行動，美國的武力干涉已使並正使整個朝鮮與全體朝鮮民衆受到重大破壞的情形，一字不提。該代表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爲了美國空軍對朝鮮和平民衆實施殘暴的、不可恕的、非法的、野蠻的轟炸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抗議〔S/1674〕也略而不提，毫無表示。這些重要急迫的問題都已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理事會必須加以審議，並且一定要迅速作成決議，但美國代表對於這些問題卻故意默不作聲。

美國代表要想證明現對朝鮮人民作戰的是“聯合國軍隊”並非美國軍隊，徒見心勞日拙而已。此時說這種話即三尺孩童也不會相信。全世界都知道美國軍隊奉了杜魯門總統的命令，由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指揮，正在武力干涉朝鮮人民的內政，實行武力侵略朝鮮。

“聯合國”的招牌標誌、聯合國的旗幟（不論賴伊先生送給麥克阿瑟將軍多少面旗幟），都無法掩飾美國政府對於朝鮮人民進行的罪惡昭彰野蠻的帝國主義武力侵略。任何不合法的決議案也遮蓋不住這種侵略行爲，使它成爲正當。

美國集團的代表們反對蘇聯所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議案，他們並且自行提議，指稱北朝鮮實行“侵略”，更不惜捏造事實，公然曲解舉世公認的國際法與國際慣例的原則。

但是，大家曉得，國際外交政治關係所依準的若干國際法基本原則中有一項公認的原則，即一國不得干涉他國的內政。依照現代的國際法，一國以武力攻擊另一國的方式——自侵略行爲——來干涉另一國的內政，這是一種嚴重的國際罪行。國際法

對於國內衝突、內戰與國際衝突、國際戰爭的區別，有明確的規定。

國際法確定侵略的意義是一國(侵略國)攻擊另一國(被侵略國)，任何人不會將一國的內部鬭爭、一國人民間的內部衝突、同一國家同一人民的領土上所發生的內戰、一國人民在兩個政府統治下進行的內戰、認作侵略行為。反之，一國干涉另一國的內部衝突，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戰，國際法總是認它是典型的侵略行為。內戰不得視為侵略行為。一國的內部衝突或內戰，因為並非兩個國家間的衝突，祇是同一國家兩個團體間的衝突，所以國際法或國際慣例對於這種衝突向不視為侵略行為。朝鮮的情形就是如此，南北朝鮮人民正在進行內戰，暫時分屬兩個政府統治下的兩個陣綫的朝鮮人民正在進行內戰。這次內戰中的唯一侵略者是那些派兵駐在朝鮮領土、干涉南北朝鮮鬭爭以致擴大軍事行動範圍的國家。

吾人現正面對着一件違反國際法與國際慣例一項基本原則的重大事件。美國政府對朝鮮人民進行的軍事行動是一種武力侵略行為，其侵略朝鮮和這事的後果都該由美國政府完全負責，事實如此，不論是不懂國際法的人或曲解國際法的陰謀政客，都無法加以掩飾的。

美國統治階級正以專橫非法手段企圖用舉世唾棄的“杜魯門主義”來代替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所謂“杜魯門主義”者，統而言之，無非是想使得美國統治階級干涉別個國家與人民的內政有所藉口。此項主義於三年前宣佈，公然破壞人民自決其本身命運的權利，顯屬違反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美國統治階級已自準備侵略政策的階段進展到公開發動侵略戰爭的地步，利用這項“主義”作為遂行侵略壓制民族解放運動的工具。美國統治階級妄存控制世界的野心，非法僭取在他國領土內實行干涉的權利，目的乃在奴役他國人民。

美國代表曾告訴我們，弱小國家應該享有自由獨立生存的權利，不受大國的政治壓力。但這顯然是一句空話，一種煙幕而已，因為事實上美國政府正在繼續，並據美國代表宣稱仍欲繼續其侵略朝鮮人民的行動，調運更多的兵力與武器，進行戰爭，並且勾引其他國家共同侵略。

美國代表一方面宣揚美國政府的所謂“和平本旨”，又說“必須要有和平”，但同時想到美國的統治階級強使二三個殖民國家政府和依賴美國接濟的若干殖民地政府以及仰給於馬歇爾計劃的幾個國家政府，同意派遣幾千受人愚弄的軍隊為保衛美國在朝鮮的獨佔利益而送死的事情，不覺喜不自勝。

美國代表想用侈談和平的方式來掩蔽自己，但又公然宣稱 朝鮮戰事繼續進行，朝鮮軍事行動愈趨激烈，麥克阿瑟請求續派軍隊，不久將增派軍隊開往朝鮮，美國艦隊在朝鮮與遠東海上的海盜行動，將由其他三個殖民國家的海軍予以支援等等，這三個國家是英聯王國及其自治領，法國與荷蘭。最後，該代表又說希臘的保皇法西斯黨，也已允諾派遣軍隊，協助美國在朝鮮的侵略行為，大家曉得這黨向賴美國政府維持，唯美國政府之命是聽。

美國代表企圖將所有這些舉動扮作一種“抵制北朝鮮侵略的聯合國十字軍”。但是誰不知道關於“聯合國武裝部隊”的種種宣傳，無非是國際間常用的恫嚇手段的一個最新實例，美國的統治階層最近不得不時常採用這種手段了。

但是，我們可以確實相信，美國政府和它提出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團要想用這種手段來欺騙任何人都不会成功的。躲藏在此種恫嚇手段後面的真面目，早經蘇聯政府和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的政府，發表聲明，予以揭穿了。

這種恫嚇手段的內容如下 美國的統治階層和其他殖民國家對於正在爭取自由與國家獨立的朝鮮人民及其他亞洲國家人民決定採取公開侵略的途徑以後，就想用聯合國的幌子和旗幟來掩飾這種侵略行為。這一企圖是要將此種十足道地的侵略行為，殖民帝國主義國家向亞洲愛好自由的人民進行的戰爭，作為一種“並無惡音的聯合國警察行動”。

雖然，誰也不會再相信此種詭辯，甚至於美國居民，聽慣了每日叫囂的壟斷企業帝國主義宣傳，也不再相信杜魯門總統保證指撥了百億美元進行的朝鮮戰爭並不是一種戰爭，祇是“支援聯合國的警察行動”了。

應該在此一提的是根據聯合國的經驗，美國代表對於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或是美國政府肆意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公認的國際法規則的行動，每逢無詞加以辯護時，就開始提到所謂聯合國的“大多數”意見。自從安全理事會審議朝鮮問題以來，美國代表就不得不運用這種不正當的策略。

美國無故侵略朝鮮以及美國代表團強使安全理事會通過朝鮮問題決議案之不合法，事無可辯，經蘇聯代表團提出指責後，美國代表無法舉陳反證，就祇得一再求助於五十三的數字。該代表希望提出這個數字後就可證明參加侵略朝鮮人民的並非美國和二三個殖民國家，而是五十三個國家。

但是，事實證明積極協助美國侵略朝鮮的，主要說來祇有一個殖民國家，就是英聯王國和它的盎格魯撒克遜族的自治領。美國和英聯王國連在一起，

設法壓迫靠它們接濟的若干其他國家政府派遣軍隊，充作礮灰，以保護美國與英聯王國在朝鮮、亞洲及遠東雄厚壟斷企業的殖民地利益，壓制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此等國家中有些更是奴隸成性的政府，派遣幾百人或是一千人的軍隊，參加這次殘忍無恥的戰爭，原是不足為奇。這次戰爭的性質並不因為有別國軍隊的參加有所改變。事實的真相是——對於亞洲人民進行的卑劣的殖民地戰爭早於一九四五年由荷蘭帝國主義者在印度尼西亞，英國在馬來亞，法國在印度支那發動，此時又得美國的帝國主義份子和侵略者積極參加。美帝份子佔領臺灣構成直接侵略中國的行為之後，現在又對朝鮮人民作戰，並勾引其他殖民國家捲入漩渦，同時亦甘願受別國的勾引，牽入英聯王國工黨政府現對馬來亞人民進行的戰爭和法國政府對越南人民進行的戰爭。

因此，在美國統治階層和華爾街的領導之下，一種反動帝國主義的殖民國家同盟已於二十世紀的中葉組成，冀以武力壓制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繼續奴役這些人民。

這就是亞洲廣大地區，自朝鮮和日本的海岸起至越南與馬來半島止，現下所發生事件的基本意義和真相。要想用虛文、不合法的決議案或是含糊的數字，遮掩或改變這事件的真相與意義以蒙蔽當代或後代都是不可能的。

殖民國家的統治階層看到亞洲和遠東的人民稍有民族解放運動的色彩，它們就恨之入骨，這也是衆所周知的。

大家也都知道，美國和其他殖民國家的壟斷企業殘忍地剝削殖民地人民，榨取附屬地和殖民地人民的資源，擇肥而噬來充裕自己的私囊，已是由來很久了。特別是故意增加製成品的價格，存心減低殖民地與殖民地人民輸出的原料價格，結果使美國和歐洲殖民國家的壟斷企業與統治階層囊括這些地區的豐富資源，增加自己的財富，這種情形仍無或止之勢。

這種事實已由聯合國經濟事務部出版的“發展落後國家出口進口物品相對價格”一本小冊子所載的資料正式承認證實。看到這本小冊子所載的少數資料就可以明瞭，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七年的三十幾年期間，這些所謂發展落後國家——即亞洲、遠東和世界其他發展不足地區的殖民地與屬地——單是由於它們與美國、英聯王國及其他殖民國家的貿易不平衡的緣故，每年損失二百五十億至三百億美元之多。

西歐國家與美國帝國主義成長與發展的物質基礎，主要是建在此種滾滾漏卮已達數百年之久的財富和用其他方式榨取殖民地而獲得的收入上。在另一方面，這就是阻礙與削弱亞洲和非洲國家人民進步的主要原因。這些人民的血汗與這些國家的財富都被用作發展和擴張殖民國家，而這些人民自身卻日見貧困，而且到了二十世紀的中葉，他們的國家竟然被派定與“發展落後”國家為伍了。

美國研究殖民地國家問題的專家 Harold Isaacs 最近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的年刊內敘述這些國家的情形如下

“忍受了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統治一百年、二百年或三百年後，這些地區的人民都是窮困萬狀，度其非人生活。在最近這次戰爭中，許多初次到亞洲去的美國人看到這種貧苦情形，簡直以為自己眼看花了。”

這就是西方國家對於亞洲人民實行長期殖民地統治的結果。

原屬俄國沙皇時代的邊區殖民地經過了偉大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而獲解放，脫離了專制束縛、封建制度與資本家的管制，其發展情形正和上面所提亞洲殖民地人民的困苦生活與受人殘酷剝削的情形對比，有天淵之別。

為答覆有些人就這問題對蘇聯表示的惡毒譏諷起見，本人願提出有關亞細亞蘇維埃共和國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發展的若干事實。因為用事實來對付某些慣會在理事會內毀謗蘇聯的人們最足暴露其面目。

我們試舉 Uzbekistan 為例，該地原是一個落後的殖民區域，但今日已成為 Uzbe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了。這個共和國自成立以來，經過了二十五個年頭，已經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國家了。Uzbekistan 原無製造機器的工業。在實施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Uzbe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已是一個重要的機器製造業中心，開設的工廠在九百所以上，工業投資約計七十億盧布。重工業的生產量比較一九一三年增加二百十五倍，佔一九四八年該共和國的經濟事業百分之四十二 三，而在十月革命以前，Uzbekistan 根本談不上有什麼重工業。

十月革命以前，Uzbekistan 識字的人民僅佔百分之二。在此次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前夕，識字人的數目已增至百分之九十五 二。十月革命以前，當地沒有一所高等學府，今日則有高等學府三十四所，技術專科學校九十二所，初級及中級學校四千五百所以上，文化組織與俱樂部超過三千所，電影院約八百處，圖書館一千三百十五所，博物院十六處，戲

院二十七處及音樂院一處。當地出版的報紙與刊物，銷數達六十萬份。經斯大林大元帥的倡導，該地並已成立Uzbe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下設各種研究所、科學實驗室以及其他實驗場所，計共二十五處。

舊日沙皇時代的其他殖民邊區，例如 Turkmenistan，自蘇維埃政府當權以來，也沿着同一途徑發展，成績斐然。Turkmenistan 新建或全部重建的主要工廠有三百五十二所。新建立的工業有煉油、化學、建築材料、紡織、玻璃、製衣、織襪及印刷等。

在十月革命以前，一百個 Turkomans 中找不出一個識字的。這個共和國本年度已實施七年普及教育的計劃。一千二百三十所初、中等學校中共有學童二十萬人以上。可是在革命以前祇有大貴族 (Beys) 的子女寥寥數百人，在 Turkmenistan 全境僅有的十一所學校內讀書。現時在六所高等學府和三十所特種中等學校內讀書的男女學生，為數在一萬人左右。Turkoma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不久以前還是一個愚昧落後的國家，現在已是一個全國人民都能識字並有高度文化的國家了。

在革命以前，書籍報刊沒有用 Turkoman 文字刊印的。但是，此時已有十種定期刊物和六十五種報紙用這種文字刊行，銷數達二十五萬份之多。

西方殖民國家統治下的沒落亞洲殖民地於過去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間的發展和成就，倘與經過十月大革命的解放，成為自由獨立共和國的俄國沙皇時代舊屬殖民地比較，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因為後者自解放後在經濟、文化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

不論是熱烈為英美帝國主義辯護的人，或是卑劣毀謗蘇維埃聯盟的人，要想把這些顯著的例子隱匿起來，不使全世界人民或是亞洲人民知道，決不會成功的。

在我們這一時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與附屬國家的人民，受了蘇俄人民偉大的空前成就和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英勇鬪爭的鼓勵，都已開始積極行動，爭取自由與國家獨立，並且要有自由以完全平等，權利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原則來確立他們與其他人民，包括英美人民在內的關係，不復受人統治、壓迫和奴役。

美、英、法和其他殖民國家的統治階層最為恐懼的是喪失它們對於亞洲、遠東以及其他落後區域人民所行使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統治權力，這些地區之所以發展不足和落後，便是受了西方殖民國家幾百年來最殘酷無情剝削壓制的緣故。

這就說明了美國政府為要保護壟斷大企業的利益——保護美國與其他殖民國家的財閥——此時已負起監察亞洲人民的任務，企圖倒轉歷史的巨輪，使亞洲人民回到奴役殖民地時代的主要理由。

看到上面所舉的種種事實，任何人都明白，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今日情況下，向朝鮮人民和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實行武力侵略是一種無可容忍、不合法的居心叵測的國際行動。甚至侵略國家本身也明瞭這點。為了要掩蓋這種在殖民地進行的殘酷強盜行動，美國政府在其他殖民國家政府支持之下，於是竭力迫使菲律賓、泰國、土耳其、希臘以及若干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奴隸們及“接受馬歇爾計劃津貼”的奴才們 派遣一部份軍隊到朝鮮去作戰，俾使美國在朝鮮和遠東的軍事行動具有國際行動的外貌。他們甚至在“膚皮”上下功夫，使“有色國家的國民”如泰國人及菲律賓人參加這次無恥的戰事，而這些人原是倨傲歧視種族的英美人所侮蔑輕視的。

一些美國殖民地的奴隸們和“接受馬歇爾計劃津貼”的奴才們，當然必須遵從華盛頓的命令，執行主子的指示。但是，美國在朝鮮和遠東的侵略行動本質上便不因而改觀。此種侵略行動始終是卑鄙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行為，目的在阻止建立一個獨立的朝鮮國，並要消滅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

關於那些幫助美國統治階層在亞洲實行侵略以保護美國壟斷企業在朝鮮的重大投資，並延長殖民國家統治亞洲人民的殖民地奴隸們，我們可以引用蘇聯的偉大締造者列寧所說的下面一段話

“任何人都不會責怪生下來就是奴隸的人們，但是沒有志氣爭求本身自由，反而說奴隸制度如何良美的奴隸，這種人真是奴才、畜牲、使人憤恨、賤視和厭惡的。”

這種奴隸的幫兇行動，正在美國統治階層所要覓取的，以便隱匿它對朝鮮人民及亞洲其他人民所進行的侵略行動。

美國政府口談和平，心裏卻存着擴大戰事的毒思，準備利用其他殖民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以及“接受馬歇爾計劃津貼”的附庸的協助，加強它的侵略行動，這在美國代表的演詞內可以很明白地看出。美國代表提出這種“愛好和平”談話的虛偽做作神情，真是太明顯了。我們從美國政府的言行中看到極顯然的矛盾。

美國代表口頭談和平，心裏盤算戰爭，擴大戰事，該代表曾問他自己 為什麼這次在朝鮮作戰，何種和平纔可以終止這次戰爭？

該代表自行答覆時，再度解釋為什麼美國政府在朝鮮開始實施其殖民地侵略政策的問題。他重新提到大會就朝鮮問題所通過的不合法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是美國政府仗着美國集團的支持，強使大會通過的。該代表對於三外長在莫斯科會議的決定卻一字不提，大家知道這項決定是建立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朝鮮國家在歷史上、法律上及國際上的根據，美國政府曾阻止這個國家的建立，過去現在作風一貫。

美國代表不願公認的事實，又想使人相信南朝鮮已舉行“自由選舉”，對於朝鮮人民痛恨的李承晚傀儡政權，卻說並非美國壟斷企業一手強迫製造的。但是，全世界都曉得，由於美國壟斷企業和其傀儡在南朝鮮為所欲為已有五年之久，致朝鮮成為美國壟斷企業的殖民地，朝鮮人民也變成了奴隸，享受不到任何權利，而由黨棍和名曰軍事、政治、經濟等等“顧問”的美方太上監察人員以及華爾街的代表肆其威福。美國代表竟企圖用大會的不合法決議案來遮掩這些醜惡。

任何人都知道，自從蘇聯軍隊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間擊敗日本軍隊，將朝鮮從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下解放以後，曾以緯線三十八度為同意暫時劃分朝鮮為南北兩部份的分界線，南北朝鮮年來發展的情形，真是背道而馳，絕不相同。

北朝鮮致力於真正的國民民主主義的發展，一日千里。北朝鮮各地的人民都已設立真的人民行政機構，稱為人民委員會。原先屬於日本殖民者的工業機構，大部份都已交還人民，成為國民財富的一部份。土地改革法實施以來，原來有很少土地的或是根本沒有土地的農民七十二萬五千人左右已經分領到一百萬公頃以上的土地。北朝鮮的經濟發展已開始突飛猛晉。等待已久的自由、獨立與人民民主主義的曙光，已經逐漸照遍了北朝鮮。

朝鮮人民的文化水準已提高很多。學校與高等學府普遍全國。中等學校的數目較一九四四年增加了二十二倍，學生則較之增加了二十三倍。去年的學童人數在二百萬以上。朝鮮解放以前，該國北部並無一所高等學府，但今日已有十六所之多。民族知識階級已經迅速地產生了，他們領導組織國家機構和工業生產，更有許多青年學者從事各種科學研究訓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日奉最近為朝鮮解放五週年紀念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曾有下列一段話

“我朝鮮人民忍受了四十年的奴隸生活和恥辱壓迫，今日纔獲得使用本國語文的自由 教育子女

的權利，利用豐富文化遺產的充分機會。由於文化的發達，我共和國北部人民的繁榮也在日就月將。”

南朝鮮的內部情形恰好反是。

仗着美國軍隊的刺刀纔取得政權的李承晚派系，自始就採取一項政策，要將南朝鮮變成美帝的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統被剝奪無遺。所有民主政黨和公衆組織都被禁止，迫得它們祇能在暗中活動。結果造成了一個可怖的憲警政權。朝鮮愛國志士給李承晚的兇手爪牙虐殺的在十五萬人以上，下獄的在五十萬左右。

美國的壟斷企業早就對朝鮮的財富垂涎，它們在南朝鮮建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殖民地政權。美國的摩根公司已代替了日本的拓殖會社。Sangdon 的鑛鐵是全世界此種寶貴鑛砂的最重要產地之一，也已經移交一家美國公司經營了。華盛頓的泰馬斯勃恩公司(Thomas Bourne Associates)租借了漢城附近的金浦機場，並已開始加以利用。紐約的朝鮮石油貯藏公司(The Korea Oil Storage Company of New York)已經獲得開採南朝鮮油料的專利。電力公司也已交給賓夕爾瓦尼亞的吉爾勃公司(Gilbert Associates)經辦。

李承晚的美國“經濟顧問”Harold Lady 曾發表下列意見

“朝鮮取之不竭的富源之一，時常給人家忽視了。朝鮮有全世界最便宜的人力。假使我對於這點必須發表意見的話，那就是這種情形將繼續不變。”

因此，美國的壟斷企業就成為南朝鮮實際上的主人翁。他們幾乎攫得該地的全部主要工業，毫無顧忌地吸取南朝鮮的鑛產原料，掠奪它的鑛藏，並且殘酷地剝削它的人民。正和在其他仰承美國壟斷企業鼻息的國家內的作為一樣，這些壟斷企業在南朝鮮實施消滅工業的政策，其目的在使南朝鮮成為一個農業化的附屬物、供應美國原料的地方。抱了這種目的，美國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強迫南朝鮮接受一面倒的經濟協定，毀滅了南朝鮮的機器工業，紡織以及其他製造工業。美國的壟斷企業於是就可以將他們的剩餘物資運到朝鮮去，賺取厚利。

南朝鮮從未實行土地改革。以前日本殖民者所有的廣大田地，都由所謂西方土地公司售給朝鮮地主。負責經辦這項非法投機買賣的美國人獲得巨利。南朝鮮的農民約有百分之八十仍然沒有田地，即使有之，面積亦極小。這些農民被地主剝削的程度較之日本統治時代還要厲害。南朝鮮的整個農村經濟，都在迅速衰退中。農民生活在饑餓與窮困之中，但是他們的米糧卻被強迫着成千成萬噸地運往日本。

南朝鮮的學校逐年減少。大部份的人民仍和以前一樣，不能識字。朝鮮人民的豐富古老文化都被窒息與摧殘了。

美國壟斷企業和傀儡李承晚統治南朝鮮的實際情形就是如此。李承晚的恐怖政權實施愚民政治的工具，這和美國在理事會內企圖用冗長煽動性的演詞描寫南朝鮮的“自由”與“賢明政治”的情形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

美國佔領當局和傀儡李承晚等實行掠奪式的統治結果，已使南朝鮮的經濟陷入嚴重的恐慌狀態，人民失業與窮困的已佔極大的數字。

美國教授 George McCune 在他寫的“今日朝鮮”一書內曾說 根據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調查，南朝鮮失業的人數已達八八九，一六九人。但是，他在該書內又說 “情報靈通的官方認為事實上失業的人數，幾達上面數字的一倍”。

由於美國扶持下的政權採取違反民意的政策，以及原先依附日本殖民當局後又侍候美國主子的叛逆份子在境內施行暴政的結果，南朝鮮人民的處境，尤較在日本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情形惡劣。

雖然，美帝國主義者的掠奪政策與他們在南朝鮮建立的恐怖政權並不能挫損朝鮮人民統一全國的意志。全體朝鮮的人民和南北朝鮮民主黨派在普選中表示了他們的意志，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

南朝鮮的李承晚派系為人民所痛恨，除掉代表美帝國主義者外，並不能代表任何人，所以勢成孤立。他們企圖用向北朝鮮挑釁的方式來改善地位，結果也化成泡影。

南朝鮮的人民沒有追隨或擁護李承晚派系的。這一派系迫使朝鮮人民奮起的內戰，自始就成為朝鮮人民反抗干涉他們內戰的美國干涉份子的解放戰。這一戰爭已是全朝鮮人民為爭取自由、團結與獨立的戰爭。

全體朝鮮人民響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號召，都參加了這次聖戰。根據最近接得的報導，已有八十萬朝鮮的青年愛國份子自願開赴前線，為他們祖國的光榮、自由和獨立，與外國的干涉軍隊作戰。

這就是南朝鮮與北朝鮮的人民對於美國的干涉份子意圖加強他們在朝鮮的侵略行動，伴言“使衝突局部化”而實則擴大戰事範圍所提出的答覆。

在此種情形下，顯見繼續進行朝鮮戰事的任何行動，決不會像美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妄想勸誘各理事所說的，可以使戰事“局部化”，而必致擴大

衝突，擴大含有嚴重後果的衝突，關於這事的全部責任，應由美國政府和安全理事會的美國代表團擔負。

我們大家知道，美國政府始終要想利用美國集團強使大會通過的不合法決議案來掩飾李承晚派系安插在南朝鮮的美國壟斷企業控制當地的情形。美國代表很得意地屢次提到這些決議案。其實，誰都知道，這些決議案無非是一件國際外衣，來掩蓋美國壟斷企業在南朝鮮建立的一個殖民地恐怖政權，而這個政權之暴虐，較之日本殖民地政府統治時代情形尤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代表現在又向我們提出何種意見呢？

該代表現在又以這些決議案為根據，向理事會（一）提議繼續並擴大美國對朝鮮人民的侵略戰爭，（二）重提這些決議案的意旨，就是要回到李承晚恐怖政權時代，重建美國壟斷企業在朝鮮的統治，不僅是要將南朝鮮而是要使整個朝鮮淪為美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讓美國的黨棍和太上監視人員再度在朝鮮橫行。

美國侵略者和殖民者於破壞南朝鮮的工業後，又以野蠻的轟炸故意毀損日見發達的北朝鮮工業。

從這些情形看來，美國的壟斷企業尚無意放棄他們佔領朝鮮作為殖民地以及繼續過去貪得無厭統治朝鮮的慾望，這當然是愛好和平的朝鮮人民所誓死拒絕的，也是任何愛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朝鮮問題必致愈趨嚴重。由此看來，安全理事會負有採取緊急措施終止朝鮮戰事並立即進行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責任。

諺云習慣是第二天性。美國統治階層顯然已經養成一種慣技，就是利用英、美侵略集團在美國壓力下不顧朝鮮人民的意志與利益促使大會通過的不合法決議案，遮掩美國在南朝鮮的殖民行動。這種辦法已經開始成為美國統治階層的習慣。美國政府現正企圖利用安全理事會的非法決議案，掩護它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公然恫嚇世界說刻在朝鮮作戰的並非美國侵略者與殖民地者的軍隊，而是“聯合國的國際武力”。

制止此種恫嚇行徑，促使侵略者就範，停止其已屆嚴重程度的侵略行動，迫其終止干涉朝鮮人民的內政，結束朝鮮戰事，並使外國軍隊撤離朝鮮，這些都是安全理事會的責任。安全理事會意予朝鮮人民決定其自身命運的機會，用不着華爾街派人指導監視。因此安全理事會必須聽取朝鮮內戰雙方的陳述。

朝鮮人民的發展程度早已超過了可以實施託管的階段。北朝鮮自由獨立政府組織的成績業已昭示

世界，朝鮮人民不僅力能自行成立國家，無須美國的黨棍與監視人幫忙，並且能夠建立真正的國家武力，英勇有效地負起保衛朝鮮國家人民自由獨立的神聖任務。

美國代表言論主張的要領是 安全理事會與聯合國應繼續掩飾美國在朝鮮的侵略行動，給予擴大侵略範圍的方便，增派軍隊至朝鮮屠殺，增運軍火，加強轟炸和平城市及人民集居區域，增加故畜屠殺和平朝鮮人民的數目，擴大破壞範圍，使朝鮮的城市村鎮淪為廢墟，毀損朝鮮的物資財富，以及消滅朝鮮的人口。

美國代表所提主張的意義就是 聯合國應該包庇殖民國家對於亞洲人民進行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動，這樣就可以壓制窒息朝鮮人民、中國人民、越南人民以及其他亞洲國家人民所要求自由獨立的正當願望。

但是，美國和它的衛星國家所採取的侵略政策，遭遇到和平自由真正人民民主主義巨大力量的反對。

大家知道，幾乎佔有世界人口半數的國家和人民——蘇聯、中國人民民主主義國家以及若干其他國家——不特不支持美國政府在朝鮮與中國的侵略行為，並且堅定地反對這種侵略。

大家都曉得，這些國家的羣衆和其他歐洲與非歐國家的羣衆，同樣地堅決譴責美國政府對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進行的侵略行為。安全理事會每天收到世界各地寄來的雪片似的函電，一致抗議美國在朝鮮的侵略行動，要求停止這種侵略，並制止對於愛好和平的朝鮮人民實施野蠻的轟炸。這纔真是世界人民的呼聲和意旨，倘對這些人民提到曾在蒙蔽輿論掩飾美國政府在朝鮮侵略行動的五十三數字，不僅要使他們覺得可笑而且也是毫無用處的。

總而言之，美國代表想要重使朝鮮人民受過去政權的壓迫，回到過去的殖民地狀況，而以上述不合法的決議案為其掩飾。這便是美國代表言論的意義。

在美國政府沒有宣佈停止對朝鮮人民與其他亞洲人民的侵略行動之前，一切關於和平展望，關於弱小被壓迫民族自由獨立的言論，都不過是虛偽的空言，目的在為美國統治階級及其幫兇劫掠殖民地的侵略殖民政策掩飾辯護而已。這還不夠明顯嗎？

安全理事會之責任在於停止朝鮮戰事之後，立即進行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要求所有外國軍隊撤離朝鮮。

祇有這些步驟可以制止美國政府在朝鮮的血腥侵略行動，促使朝鮮問題和平解決。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我想提出一項程序問題。我想要問 主席既然已經先發言了——我承認准許誰先發言是主席的特權，但是其他國家也已經請求發言——主席既然以主席的地位允許他自己先發言，而且說得非常長久，現在至少仍有兩個代表團想在六點鐘以前發言，其他各代表和主席大概都可以同意把主席演講辭的連續傳譯延於本次會議結束時或於下次會議中為之。主席講辭的即時傳譯我們都聽見了。

主席 英聯王國代表的提議很特別。他如果一定要在今天發言，蘇聯代表的講辭可以先譯為英文，如果法國代表不反對的話，法語傳譯可以延緩。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我當然不反對，但是這自然要看法國代表的意見怎樣。就我的立場說，我很願意連英語傳譯一併緩譯。

Mr CHAUVEL(法蘭西) 我想要知道這個辦法的詳細情形。是不是這一次會議裏所有演說的各種譯文都要延於下次會議中傳譯？

主席 這是英聯王國新奇的建議。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英聯王國所以提出這個新奇建議，因為我們如果把主席的長篇演講辭傳譯為兩種語言，到我開始發言時要六點多鐘了，在我以後還有人想發言。在這種情形下我不知道最好的辦法是甚麼。我們可以採用主席的提議，就是祇把主席演講辭繙成一種語言，這樣可以節省一點時間。主席如果願意的話，可以把主席的演講辭繙成法語，無論如何，祇繙成一種語言。繙譯完畢後，我們仍照常開會。我認為我們總要想辦法。要不然的話，到了六、七點鐘還是祇有主席一個人發言。

主席 我們先舉行英語傳譯。完畢以後，再決定如何辦法。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法國代表對這一點有什麼保留？

Mr CHAUVEL(法蘭西) 我不能不說我認為聽主席的演說譯成法語是相當重要的，這可以使我對這篇演說的各方面多所瞭解。我們可以考慮到底是現在就聽法語傳譯呢，還是以後再聽。但是，我實在不知道我們應該採用那一種辦法。

主席 我建議採用這種辦法 蘇聯代表的演講辭應該先譯為英文，接着由英聯王國代表發言。然後我們可以再聽法語傳譯，沒有時間的話，就把它延到明天或是下次會議。

Mr AUSTIN(美利堅合衆國) 我相信主席手頭的發言人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對嗎？

主席 對的。

Mr AUSTIN(美利堅合衆國) 主席對傳譯的事作一裁定時，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呢？

主席 我想到這一點的。本席假定如果必要的话，我們可以延長開會半小時或四十分鐘，給美國代表說話的機會。我想我們有時間讓美國代表說話。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資格所作演說於是譯成英語。

主席 傳譯時間差不多有原演說辭的一倍，很爲可憾。因此，法國代表如果沒有意見，不表示反對的話，我就請英聯王國代表發言，接着請美國代表發言。我建議這三篇演說的法語傳譯都延於下次會議舉行。

Mr CHAUVEL(法蘭西) 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祇有一個技術上的小困難，就是以後會有一次會議全部時間費於法語傳譯。這對於好多人恐怕不太方便。

主席 大家一定同意法蘭西代表的意見。唯一的其他方法就是今天的會議就此結束，開始傳譯，等到下次會議再聽英聯王國代表和美國代表的演說。這是說，如果這兩位代表不反對的話。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我的了解是法國代表已經同意現在就聽我的演說和美國代表的演說。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話，主席能夠依照這種辦法。

主席 如果這是法國代表的意思，我並沒有反對的理由。但是，如果我沒有聽錯他的话，他說下次會議全部時間都用在這三篇演說的法語傳譯上是很特別的。他說這對他略有不便之處。英聯王國如果不願考慮這一點，那麼我不反對請他和美國代表發言。

Mr CHAUVEL(法蘭西) 我再說一遍 我對採取這一種辦法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這是不正常的辦法，顯然地，這個辦法不應該造成一種先例，這個辦法是有缺點的。但是，如果英聯王國代表和美國代表希望今天發言，我想這一個特別的程序是唯一可以適應目前特別情形的程序。對於目前的特別情形，主席要負一部分責任。

主席 英聯王國代表是否堅持其提議？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是的。

主席 請英聯王國代表發言。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 本屆主席的任期已過去了二十一天，辯論的時間也有九天之多，在這期間，如果我的計算是可靠的話，主席演說辭的英語速記紀錄積起來已經有七十六頁之多——連

今天的演說在內有多少頁，我就知道了——美國代表的演講辭有二十五頁，中國代表有十六頁，而我自己，很對不起，也有二十一頁。但是，我們不敢說——我再說一遍，我們不敢說大家都已經明白我們安全理事會爲甚麼不能，至少在十天之內還不能討論朝鮮問題。因此我想借這個機會，當大家還在等着時間過去的時候，來再解釋一次爲甚麼我們現在祇能等着時間過去，爲甚麼在這個期間，我們連考慮和平的目標都辦不到——至少本代表團認爲辦不到——至於採取有效的辦法來結束這一次悲慘的、幸而規模尙小的戰爭，那更不必談了。

目前僵局的原因顯在主席拒絕同意此次戰爭受難者大韓民國的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議。說得更準確一點，就是 除非發動戰爭者北朝鮮共產黨當局的代表同時列席，主席便拒絕大韓民國代表列席。我想大家還沒有普遍了解主席的這種態度極關重要。安全理事會中有九個代表都不但不同意主席的態度，而且堅決表示反對。這一次程序問題的冗煩辯論背後隱伏着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使安全理事會的工作縱非完全停頓，至少無法進行。這我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讓我解釋上面所講的話。

主席對他的整個理論曾屢次不厭其煩詳細加以解釋，但是他最近一次的演說卻沒有添甚麼新的論點。主席的理論是這樣的

第一，以 Mr Dulles 爲首的大韓民國軍隊，受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指使，進兵攻擊北朝鮮。

第二，雖然如此，朝鮮的戰事仍是“內戰”，無論憲章如何規定 聯合國皆不應干涉之。

第三 無論如何，這事件要算是一個“爭端”，有爭端便有兩方。因此，我們顯應使雙方代表集議一堂，俾安全理事會得進行調停，設法所謂“和平解決”整個事件。

第四，所謂“和平解決”也就是設法停止戰事，撤退聯合國軍隊，使共產黨無論用甚麼方法，總是達到目的，終於佔有朝鮮。

第五，實現和平的第一步因此就是同時邀請北朝鮮共產黨當局的代表和大韓民國的代表列席理事會。

這就是蘇聯代表的理論。其中的第一點是蘇聯整個理論的基礎，而這個基礎卻是一個大謊，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我們還沒有都認識清楚的是在宣傳上謊撒得愈大，大家相信它的可能也愈大。因此我要在這裏再說一遍 這一次昭然若揭的侵略行爲已

經由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予以證實。如果有人既毀這個委員會，說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中並沒有蘇聯代表，因此“有所偏頗”，這是沒有用的，因為自始拒絕參加朝鮮問題委員會的就是蘇聯政府。蘇聯政府爲甚麼拒絕參加朝鮮問題委員會？因爲蘇聯政府生怕委員會會發現朝鮮的鐵幕背後，究竟情形怎樣 爲甚麼一百萬人民——我想他們都是布爾喬亞分子罷——逃離鄉土？而大多數不幸人民被迫忍受的生活情形又是怎樣？北朝鮮的侵略軍隊是怎樣精選那些能征慣戰的青年狂徒組成的？而到底這次陰謀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大規模的“社會陰謀”是沒法瞞住人的。而且，要說因爲聯合國被阻未能觀察罪行的準備過程，因此聯合國便不能觀察罪行發生的經過，這種理論未免過於狂妄，使鐵幕這一方面的信徒們也難置信。反過來說，不許聯合國進入北朝鮮這個事實本身便很可以證明北朝鮮共產黨曾從事使非共產黨的觀察者不能忍受的行動。

關於第二點——“內戰”——我已經在八月十一日〔第四八六次會議〕的演說中說明我的意見。最後我說“基於上述理由，我誠懇地希望，我們以後不會從蘇聯代表口中再聽見內戰之說”。可是現在我們又聽見一番“內戰”的理論。不幸的是我們仍不斷繼續聽見這種理論，而且顯然因爲沒有人支持這種理論，連海牙國際法院蘇聯法官 Professor Krylov 身份這樣高的人，都被動員來替蘇聯政治局的理論辯護，可是這種論說已經由安全理事會現任主席發抑得淋漓盡致了。一個真正奉公守職的國際法官到底是否應該這樣地參加政治問題的討論，這一點我現在不想討論。很奇怪的是 Professor Krylov 的論點多半是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理事會各代表當憶及我以前就此問題發言時，曾經引述這一項的全文。

但是 Professor Krylov 引這一項時，並沒有引述全文。報上的記載如果沒有錯誤，Professor Krylov 祇說該項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這句話當然沒錯。但是我上一次已經指出，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最後一句話說“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這位學問淵博的法官所發表的聲明中並沒有提到這一句看來不太順眼的話，原因何在，我們不難想見。

我們就是把這一點撇開不論，只就一般的理由來說，“內戰”的理論還是講不通的。一來你們把一個國家分割爲二，再則在其中一部分組織特別政府，不許任何人來看這個政府到底是怎樣組成的，所幹的又是什麼事。你們把全部政權都交給這個政府。其他國家雖然多數都承認另外一個政府，而你們卻

承認這個政府。這樣組織成的政府在朝鮮的一半領土上事實上享有政權，於是便向朝鮮領土另一半的合法政府進攻，而這個合法政府是在聯合國的國際保護下建立的。但是，你們卻說這是“內戰”，因此不許人來干涉。像這樣置國際權威於不顧，結果當然是你們控制整個朝鮮而遂私欲。我們不難想見這個很有趣，但是非常陰險的理論還可以在其他地方應用。

現在讓我們看看蘇聯理論的第三點，我想這可以叫做“事有兩方”的理論。我想這一點和上面兩個論點不同，主席所說的話對有些人頗有動聽之處。在自由世界裏有許多公平正直的人，受羅馬與英國法學偉大傳統的薰陶，因此相信我們“應該聽取兩方的理由”。如果理事會現在是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爭端來討論的話，這當然完全是對的。但是，那威代表已經說過了〔第四八八次會議〕，我們並不是處理一個爭端，而是處理一方以暴力進攻另一方的事實，安全理事會而且已經斷定攻方理短。從普通法的觀點來說，這就是說一個人逞兇犯罪，在他沒有到警察局來自首，或被警察捕獲之前，自然不必聽他的口供。他自首了之後，我們自然應該給他一個公平的審判，等到那個時候，他纔能替他自己辯護，來解釋他行兇是由於什麼病理上的原因。甚至他還可以招供是誰指使他。但是，在那時候以前，就目前這個問題而言，“聽取”北朝鮮方面的陳述，可以說是等於犯人還在進行罪行的時候，便請他陳述意見。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蘇聯理論的第三點也是完全站不住的。剩下的只有第四點，就是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解決”。這當然也是先後倒置的理論。我們大家都不要一個“武力解決的方案”，我們大家都絕不希望朝鮮戰事作不必要之延長。但是“和平的解決方案”如果不能表示侵略必無善果，如果不能表示共產黨政府將來不能任意採取此種暴力行動，那麼這個和平方案便不是可以使我們這個滿佈困難的世界獲享和平的方案。

因此我現在或者應該對整個和平問題，說幾句話。我可以附帶指出 主席這次發言時，對於和平問題也並沒有擯而不論。

一年多以來蘇聯的宣傳機器不斷地高唱一個理論，就是 世界已分爲兩個陣綫 以西方國家尤其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侵略”陣綫，和以蘇聯爲首並由世界各地共產黨予以支助的“民主和平”陣綫。我想我以前已經說過 蘇聯宣傳機器所用的各種誘人口號，其真正含義，恰與這些口號的本意相反。我們如果用這一個簡單的方法分析蘇聯的宣傳，那麼我們一定便要說 蘇聯宣傳機器所說的就是 世界

已分為兩個車綫，其一為以西方國家尤其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和平車綫，另一為當然以蘇聯為首並由世界各地共產黨予以支助的帝國主義侵略車綫。但是我在這裏說這句話，也許是沒有用的。因為，雖然有許多人會相信我的話，還有許多人會被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高明宣傳技術所蒙蔽的。對於這些人，我們因此應該指出 共產主義的根本信條就是共產黨的目標，從久遠想，只能以武力來求其實現。

“我們不但是生存在一個國家裏，而且是生存在許多國家裏。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久共存是不可想像的。不是我們就是他們終要勝利。在終局未臨之前，蘇維埃共和國和布爾喬亞國家要經過許多次猛烈的衝突，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的話，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印行)文中曾引述這話。我們如果想要尋比較晚近的材料，可以一讀蘇聯共產黨最重要期刊，“布爾塞維克”。這個雜誌的一九四八年七月號中有一段說

“共產黨主義主張推翻剝削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是社會革命的一般法則。”

接下去又說

“機會主義的思想以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可以倚賴議會選舉而和平實現，這種思想和共產主義是不能相容的。”

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就是接受了蘇聯的說法，同意朝鮮戰爭是內戰，依照這個理論，共產主義的少數派只要有機會便想法用武力推翻民主選舉的政府，也是名正言順的事。朝鮮的事變正是如此，不過北朝鮮當局是先組織一個獨立的國家，把這一點辦到了之後再抓住他們認為恰當的機會而已。至於這是不是恰當的機會，自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共產黨主義的暴力理論是否必定用於國際關係上，我們還可以表示疑問。“列寧主義問題”是各處共產黨員的當然必讀的書籍。在這本書中，斯大林自己解釋說 俄國革命結果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斯大林認為這個政權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強大公開基地”。一個自己承認本身地位如此的國家是很難採取和平合作的外交政策的，因為這樣一個國家必須採取一切步驟，來削弱、來推翻所有它所認為反對世界革命運動的國家。換句話說，任何非共產黨主義的政府想要和蘇聯政府保持真正友好的關係是絕對不可能的，甚至有些共產主義的政府對這點也覺得困難。這都是非常顯明的事實。使蘇聯的政策走上戰爭之路的其實也就是這一種自命救世的願望。關於這一點共“產黨史”一書

說得最清楚，這本書也是全世界各地共產黨黨員必讀書籍。這本書中說

“戰爭有兩種

“(a) 合於正義的戰爭——不是侵略征服的戰爭，而是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在於保衛人民，抵禦外國侵略，使人民不至受人奴役 或在於把人民自資本主義奴役之下解放出來，或在於將殖民地及非獨立國家自帝國主義之桎梏下解放出來。

“(b) 有悖正義的戰爭——侵略征服的戰爭，其目的在於征服奴役其他國家與民族。”

蘇聯政府贊成或反對某次戰爭，因此便全看蘇聯政府決定將這一次戰爭歸於上述兩種戰爭中的那一種而定。蘇聯判斷戰爭標準之簡單，簡直可笑。任何戰爭只要是蘇聯或其附從者所參加的，便是合乎正義的解放戰爭，任何非共產主義國家參加的戰爭便是有悖正義的侵略戰爭。西方國家當然不可能參加合乎正義的戰爭。因此，要求西方國家裁軍，至少不許他們使用他們佔優勢的一種武器，自然是合理的事。而蘇聯在這方面不受真正管制，自亦理之當然。因為依照上述定義，蘇聯從事的戰爭都是“合乎正義的 解放戰爭”。這上面所說的當然也就是蘇聯對朝鮮戰爭的特別看法的根據。我們都曉得，蘇聯政府認為在朝鮮戰爭中，北朝鮮人民是在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作殊死戰。“帝國主義”這大概是欺騙全世界各地愛好和平的人民——蘇聯境內許多愛好和平的人民當然也都在內——的最誘人口號罷。但是，帝國主義到底是什麼呢？如果帝國主義是說歐洲的擴展時期——當時歐洲因為有文藝復興時代前後興起的新思想，到了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而益發揚光大——那至少我們還可以了解。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同時對外擴展的時期多半都是以新思想或新技術為基礎的。關於蔣廷黻先生對這個問題在第四八八次會議中所說的話，我想指出一點，就是這種對外擴展運動有好幾次是亞洲發動的，而歐洲則是擴展的對象。這並不純粹是惡意或侵略慾望的問題，事實上這毋寧說是有些國家先有某種專門技術或知識，而其他國家則無，且在相當期間不能學會的問題。

但是，我們大家都以為人人都知道歐洲擴展時期——這不是說俄國擴展時期——已經過去了。歐洲擴展時期的最後一次具體表現可以說是就是德意志在希特勒之下的對外猛烈攻擊。我們可以附帶指出，現在被人目為帝國主義的西方國家抵抗德意志對外擴展的努力，並不在蘇聯之下。任何國家如果不是落伍了四十年，和現代的思想與現代的發展脫

了節，我想一定可以看清下面這一個足爲例證的事實。當初因爲缺乏必要之技術而屈居不平等地位的亞洲國家現在都已經學會了這些技術了。過去舊制度的主要基礎是先生和學生的關係，現在情形變了，就是最後學生不會反而成先生，兩方的關係總是以協力合作爲基礎的。

這種人與人間關係的大變動所引起的衝突糾紛也許還要繼續些時，但是這個事實是很確定的。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所稱的“帝國主義”到了今天，除開專制寡頭政府要用它來恐嚇人，藉以保持政權之外，已經不再存在了。用帝國主義來描寫英國工黨政府或美國政府簡直是可笑亦復可憫的事。但是，就是馬克思，恐怕也不能解釋爲什麼戰事的謠言傳播之後，證券市場反而下落，而大家以爲戰事不致擴大時，市場價格則又上升。這樣的事馬克思本人如何加以解釋，恐怕要有人畢生研究共產主義經典之後纔能明白罷。簡言之，莫斯科無線電台發出的這些關於“帝國主義”的宣傳，其目的只是在於掩飾一個事實，就是，想把整個世界置於專制政治壓迫之下的不是美國，而是另外一個國家。

蘇維埃共和國的殖民地——對不起，我想說的是中央亞細亞蘇維埃共和國——裏的真正情形怎樣，坦白地說，我並不知道。主席說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樣的情形並沒有不讓人看。但是事實正是如此，這是一塊禁地，因爲就我所知道的，自由世界方面的人，從來沒有得到允許，到這個工人的樂園裏去。

現在讓我再繼續檢討八月這一個月內——我再說一遍，八月這一個月內——我們所以陷於僵局的真正原因。和平的宣傳，無論是發對一個措辭模糊的宣言的簽名運動，或是提議要“兩方”同意的朝鮮“和平方案”，歸根究底，其實只有圖是侵略之工具，冀使將來的侵略行動成功更大。和平的宣傳其實也就是侵略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至少阻礙他人援助被侵略者。蘇聯政府審定的“蘇維埃外交史”中把這個策略分析得非常清楚透徹。這本書的第二冊裏有一個地方討論所謂“如何將劫掠行爲的目標隱藏於崇高原則之下”。所舉各種方法中有一種是“利用裁軍運動及和平主義之宣傳而達到一己之目的”。這本書中並且說“裁軍是古今侵略國家掩飾真正動機與計劃之最普通的辦法”。關於這一點，匈牙利共產黨國防部長 Farkas 在四月十二日所作的聲明，頗耐人尋味，足爲佐證。

“尤其在最近，本黨內有些黨員表示某程度和平主義的傾向。像我們再也不要戰爭了一類的口號最能表示這種和平主義。因此我們首先要克服我

們自己黨內的這種和平主義情緒，然後纔能克服人民大眾的和平主義情緒。我們人民的和平主義情緒很濃厚，尤其是婦女與農民。”

這是匈牙利國防部長所說的話。

總之，關於侵略行爲蘇聯的統治者總是見解特殊，大概是因爲要嚴格實施他們向來拘囿的過時理論的緣故罷。斯大林自己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說

“並不是德意去侵略英國與法國，而是英國與法國去侵略德意，因此也就要負此次戰爭的責任。英國與法國的統治集團蠻橫拒絕德國的和平提案和蘇聯爲從速結束戰事所作之努力。”

如斯大林自己對於一九三九年的侵略都有這種奇怪的看法，誰又能相信一九五〇年蘇聯關於侵略的理論呢？

實際上，如果不放棄這種瘋狂的命定主義理論，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戰爭的危機永遠是存在的。這種理論當然不必用聲明方式宣佈放棄，但是或許可以使它不至於實施。至少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如果主席所百般蔑辱的五十三個國家團結一致，那麼這種理論便不至於實施，因爲蘇聯政府事實上不能直接或間接用暴力以達到它現在似乎決心追求的目的。我認爲這便是真理所在，亦是本問題的根本要點。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在蘇聯代表擔任主席期間，本理事會的議事定使全世界信任聯合國和認聯合國爲防止再度世界戰爭希望所寄的人士感到惶惑。當全世界正在注視我們的時候，蘇聯代表濫用安全理事會主席的權力，阻止經常程序的進行，此種程序一向便被認爲採取有關實質問題的決議案時所必須循遵的。這種手段我不想一一列舉。本人祇想說一件事，即現在大家都已知道我們之中誰在用盡種種方法使愛好和平的人民大失所望。蘇聯代表在上次理事會會議中所作的聲明已使所有的疑問都消失了。

本人想一述蘇聯代表在理事會中最近所作聲明的若干方面。在未敘述之先，我想一提蘇聯代表言詞中屢次暗示的結論，就是凡不贊成他的意見的，自然便是美國的附庸國。我很了解蘇聯代表確是十分難於懂得並不是所有的大國都要趁機會威嚇小國的。這是認識了蘇聯的對外政策以後所得的必然結論。

顯然蘇聯代表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祇知道強弱一點，祇知道以強凌弱這一個原則。因此，當他看見別的國家贊成美國所支持的原則時，他便斷言美國

政府曾用某種可恥的圈套將他們制服了。一個術士在他的墓地中勾出無數沒有靈魂的精怪，結果弄得他自己也相信這些精怪充斥世界，蘇聯代表的哲學便是這個術士的哲學。

蘇聯代表所犯的錯誤不能再嚴重了。地球上所住的男女人民相信個人自由和國家獨立。如果蘇聯代表肯張開眼睛，不為陳腐的主義所翳蔽，他一定可以親眼見到全世界人民無分種族信仰的真正古願所在。他一定可以了解全世界人民所共同寶貴的自由受威脅時，人與人，國與國，是會團結一致的。他一定可以了解在聯合國內，在聯合國外，在各大洲上，人人都會一致表決，一致行動，願意共同犧牲，因為他們堅決相信和平與自由所依據的偉大原則。

如果蘇聯代表懂得這一些，他便會放棄混淆黑白的無謂舉動，我們也不致聽到這些歪曲事實的解釋，蘇聯代表無非想以此欺騙天真爛漫和不明真相者而已。

蘇聯代表歪曲事實一論再論不厭其煩的一件事便是——如果讓北朝鮮侵略者的代表列席理事會，那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便要容易得多了。實際上，這個提案好像是蘇聯所提“和平解決”方案的要點。這無異說一個殺人者一面行兇，一面可以解釋他的殺人是合理的。這樣的“和平解決”方案祇能產生荒塚疊疊靜寂無聲的和平罷了。

有人對我們說，我們對於始終蔑抗聯合國的侵略者，和由聯合國協助成立而為大會稱為朝鮮唯一合法政府的大韓民國，應當一視同仁。有人對我們說，應當邀請惡徒來出席我們的會議，而同時這惡徒正在繼續蔑視我們的威權，斥責我們的決議。

蘇聯代表所建議的程序簡直是獎勵侵略。即使這不是蘇聯所求的目的，但其結果是相同的。蘇聯代表對我們說北朝鮮是爭端的一造。他說，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是一項爭端。蘇聯代表一定知道聯合國中有五十三個國家一致認為北朝鮮是侵略者，這是一個破壞和平的事件。祇要侵略者繼續蔑視聯合國一天，我們便一天不能考慮請他出席申述。

蘇聯代表在理事會中曾宣讀許多篇謊話，這是少數人民受蒙蔽而擁護共產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所宣傳的。我們用不着逐一理會這些謊話，祇要揭穿在此地使用宣傳伎倆便夠了。

一切非以真理依據的宣傳方法都是對人類智慧的一種侮辱。蘇聯代表最近在理事會所作的聲述顯在使用這一類的方法。今天我祇想談談其中的三種——第一種是“亂加頭銜”，第二種是“反口噬人”第三種是舉世共知的“漫天撒謊”。

現在讓我們先談談這第一種“亂加頭銜”的詭計。這是把謊話裝飾成事實一般。那位宣傳家要不斷地說“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或者在謊言上加一個帽子說“大家都知道”。當然，他所說的沒有一點是大家都知道的。因為不然的話蘇聯代表便不會白費時間去反覆歪曲真相，想人家相信這是事實的了。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揭破“亂加頭銜”的伎倆。當一位主婦在秋季漬藏蔬果時，她要在每一個罐頭上貼一張籤條，然後貯藏起來。如果一個盛蘋果醬的罐頭貼上“桃子”的籤條，這張籤條並不會發生魔力，把蘋果醬變成桃子的。籤條上所標明的是否確實只要開了罐頭嘗一嘗所盛的東西便知道了。

且讓我們看看蘇聯代表放在理事會的那個罐頭罷。他說賴伊先生給麥克阿瑟將軍送去的籤條和旗幟都掩飾不了美國侵略的赤裸裸事實。他今天還這樣說。蘇聯代表曾在上次理事會會議中說道〔第四八六次會議〕“美國政府惹起這次戰事後，又看見李承晚政權快要崩潰了，便祇有公開干涉”。這幾句話的籤條便是——“這都是不可抵賴的事實，美國代表是不能否認的”。

我可以把這個貼假籤條的罐頭揭開，讓全世界人看看裏面究竟是什麼東西——裏面是蘋果醬。我很高興可以借這個答覆的機會，將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所發電報中的報告〔S/1505/Rev 1〕廣為傳播。

電文內有云“在過去兩年中，北朝鮮的政權，以漫罵式的粗暴宣傳，以沿着北緯三十八度作種種威脅的舉動，以鼓勵及援助大韓民國領土內的反叛行為，竭力想削弱並毀滅在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主持下成立而為大會所承認的大韓民國政府”。

主席是否知道還有更超然更公正的證人麼？

聯合國正式視察團體的電報內繼述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的選舉，說這次選舉是“在守法與井然不紊的情形下順利舉行的”，並且，除開暗中活動的共產黨外，所有政黨都已參加。該委員會又說“近幾個月來可以看出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穩定都有顯著的進展”。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的選舉產生了一個新國會，裏面“二百一十個議員中，無黨派者佔一百三十席”。換言之即無黨派的議員佔半數以上。一九四八年佔多數的政黨在此次選舉中失敗了，已由別的政黨起而代之。

在蘇聯控制的國家中，掌握警察權的政黨確然在選舉中永遠不會失敗的，蘇聯代表不能想像他認

爲掌握警察權的政黨竟會在選舉中失敗，困難或許就在這裏。主席今天在理事會中說美國所派的太上人員和壟斷企業家強迫南朝鮮接受一個政府。但是請主席允許我提醒他，在自由世界中，任何政黨都可以在選舉中獲勝。朝鮮人民，讓我重覆一遍，朝鮮人民可以在許多政黨中有所選擇，這一個事實或者也要使蘇聯代表莫名其妙。但是我可以提醒主席，在自由世界中確有這種事情。

用無記名投票法，既無恐懼也無人威嚇，投票時光明正大毫不舞弊，這樣可以使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命運有發言的機會。當蘇聯代表常常談到美國的統治階層時，他是不是也想到這一層？在美國是有統治階層的，但並不是如主席所指的。根據最近的統計，一共有“統治階層”一億五千萬人。在蘇聯恐怕祇有一個“統治階層”。假如有一天蘇聯人民有投票選舉一個以上的政黨的自由，我們纔能談到蘇聯的許多“統治階層”。假如真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說蘇聯已向民主政治邁進了一大步，而這種民主政治是大韓民國所已經達成了的。

事實證明大韓民國政府非但不致瓦解，而且是適得其反。共產黨徒雖然用盡了各種手段想從內部破壞並消滅這個民國，但這個新民國用民主方法，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的選舉中鞏固了自己。因此我們很容易便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當北朝鮮政權發現不能從內部破壞大韓民國時，便發動侵略想從外部用武力克服它。聯合國應付此事的行動迅速而一致。美國擁護聯合國的行動。那個“亂加頭銜”的老把戲沒有成功。今天主席所想出來的那個籤條也貼不上。他在籤條上寫着“國際大騙局”。但是每天的事實都揭穿了這個伎倆的內幕。

還有一項大膽稱爲“事實”的宣言，即蘇聯代表今天在此地所作的聲明，他說北朝鮮人祇有在紅軍撤退時由蘇聯政府賣給他們的軍器。這個自稱爲千真萬確的“事實”應該與證物對證一下，聯合國軍隊曾發見一個明明白白蘇聯製的砲彈，上面註明一九五〇年出品。這個砲彈沒有在戰場上爆炸，但在安全理事會中爆炸了。我認爲我們應該稱它爲錯發了的砲彈。當然，我也想得到這可能是蘇聯的另一張假籤條。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反口噬人”的伎倆。這個伎倆有一個人所共知的譬喻，即一個賊，在逃避警察追捕時，指他前面的一個老實人大嚷“捉賊”，爲的使追捕他的人辨別不清。現在用的正是這個伎倆，想證明北朝鮮的侵略者祇爲抵抗大韓民國的襲擊而作自衛行動而已。

蘇聯代表施展這種伎倆時它卻了人民大眾還清楚地記得近代每一個侵略者所作的事。且讓我從侵略大師的事蹟裏引兩個例證

希特勒與蘇聯訂了友好協定和瓜分波蘭的祕密條約後，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發表聲明說“波蘭已經拒絕與德國和平解決兩鄰國間和善相處的問題”又說“以武力加我者應以武力應付之”。希特勒又官稱“我們爲保衛德國領土與榮譽而戰”。

一九四一年這個納粹獨裁者對蘇聯發動卑鄙的侵襲時，也是用的這個做賊而喊“捉賊”的老方法。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爲了證明納粹侵略蘇聯之合理，說道“在六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夜間，俄國的哨兵又突犯德國的領土，經以砲火轟擊多時，纔將他們擊退。現在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時候，必須採取措施，去對付盎格魯撒克遜的猶太戰爭販子和莫斯科布爾塞維克中心的猶太統治者所策劃的陰謀”。

希特勒的謊話並沒有發生作用。他的侵略行爲被壓服了。斯大林元帥曾在德黑蘭舉杯慶祝，認爲我們爲共同奮鬥所製造的軍火對於蘇聯戰勝納粹侵略者是不可缺少的。

當蘇聯代表反覆陳述，說朝鮮的戰爭無非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表現而已，他所用的也是這個反口噬人的伎倆。例如蘇聯代表那一天〔第四八六次會議〕對我們說“美國統治階層現在正想把整個聯合國變成保衛美國資本的武器”。今天我們又聽見他用不同的話作同樣的指控。他說美國舉着聯合國的旗幟以掩飾其侵略的政策。

六月十七日〔第四八八次會議〕淵博的中國代表曾解釋蘇聯今天在亞洲所施展的帝國主義。這是以前沙皇時代帝國主義的復活與擴充，其對人羣的剝削莫甚於此，顯著的例證便是滿洲的劫掠一空和外蒙古的吞併。

在朝鮮發生的是些什麼事實？自然我們無從知道北朝鮮“傀儡”政權與蘇聯間的經濟關係。因此我們要問問蘇聯代表所說的統治階層所保護的投資，究竟是些怎樣作祟爲害的投資？Mr Malik 今天所特意指控的壟斷企業究竟是些甚人？

幾十年以來確有美國公民在朝鮮投資。但是這些投資的性質是很特殊的。教堂、學校、醫院、診所便是這些投資的表現。這些投資的目的是要提高朝鮮人民的生活，救濟那些饑餓、疾病和貧困的人。主席所述的“壟斷企業家”和“統治階層”便是那些牧師、教師、醫生和護士。

除開這些慈善性質的投資外，且讓我們看看主席所列舉名稱的投資究竟實際是些什麼？

主席所述的吉爾勃公司(Cilbert Associates)是在朝鮮從事電力調查，目的在增加朝鮮人民所能應用的電量。這不是一家建築公司。它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南朝鮮獲得以前由北朝鮮輸送而為蘇聯佔領軍擅自割斷的電力。當一九四八年舉行選舉時，蘇聯在北朝鮮的佔領軍對於電力供給南朝鮮的問題故意刁難，想以此恐嚇南朝鮮人民。蘇聯當局發動拒絕以電力供應大韓民國，北朝鮮的傀儡政權繼續執行這種政策。吉爾勃公司為南朝鮮服務，因此獲得酬金。這是它罪惡滔天之處。

現在讓我們看看蘇聯代表所述及的鎢沙公司(Tungsten Associate)罷。該公司是屬於大韓民國的。它以鎢出售於所有的顧主，內中包括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這是事實。

朝鮮石油貯藏公司(Korean Oil Storage Company)是一個貨倉，同時經營分配的業務。這並不是一家“專利”公司。這一方面的營業競爭是毫無限制的。無所不知的蘇聯“統治階層”儘可利用這個做作為它“漫天撒謊”的題目之一。

金浦飛機場上，有一家勃恩公司(Pourne Associates)為朝鮮人重建機場。該公司連機場的部分所有權都沒有。在北朝鮮侵入的時候，該公司臨時管理機場司令塔的事務，同時應朝鮮當局之請求辦理其他事務。

所謂“投資”，是要以它能不能產生利潤為標準，是不是？蘇聯代表能不能證明他所述及的任何業務確曾使美金自朝鮮流出？他不能罷。美國曾在朝鮮化了千百萬美元，為的是援助朝鮮人民。這是事實。

冤枉好人以掩飾罪犯的伎倆，我想再舉一個例證，以為結束。

最近〔第四八六次會議〕，蘇聯代表曾作一次演說，其中四分之一專來毀謗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的公正報告。他說“委員會的組織並不能保證它公正無所偏頗”，又說到什麼“在麥克阿瑟威迫下委員會所杜撰的報告”。這是對委員會七個委員國家澳大利亞、中國、薩爾瓦多、法蘭西、印度、菲律賓、土耳其的侮辱，也是對大會中設置並繼續支持該委員會的多數會員國的侮辱。

蘇聯代表拒絕接受代表上述七國的七位委員就地視察所得的一致結論，即北朝鮮無故發動侵略。如不相信聯合國委員會的報告，那麼什麼人的話纔值得相信呢？蘇聯要我們相信它所指的是戰爭的戎首，但是它自己卻說蘇聯並沒有代表在場。

我現在要談到末一個宣傳伎倆，這是十五年來全世界最熟悉的一個慘痛經驗，便是大家所知道的“漫天撒謊”術。

希特勒曾發揮一項理論，說一位宣傳家如將一句話不厭反覆陳述，結果會有許多人會相信他的。假如沒有人敢於駁斥這位宣傳家，用事實來和他對證，那麼他的工作便要容易些。不過在聯合國中我們是可以事實和他對證的。

蘇聯代表在上次理事會所發表的演說中屢次提及“美國對朝鮮人民所施的侵略”。全世界仰侍蘇聯鼻息的宣傳機關把這句話說了又說。有人給我們打了電報來，今天我們又聽了一遍。這是一句謊話，一個“漫天大謊”。

Mr Malik 今天發問 Mr Austin 提議些什麼？他自己答覆了自己的問題。他說美國代表第一提議延長戰事，擴大戰爭範圍，第二，回到大會關於朝鮮的決議案。他又說美國代表願意通過一些決議案使李承晚政權捲土重來。因此不但南朝鮮即整個朝鮮亦將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受美國壟斷企業家和太上監視人員的支配。

這是“漫天撒謊”的一個好例，歎觀止矣。

祇有蘇聯宣傳圈中的魍魎世界纔能對於朝鮮侵略的起源發生疑問。侵略者是當蘇聯武裝佔領北朝鮮在平壤成立的政權。侵略者是蔑視聯合國而不斷詆詬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北朝鮮政權。

美國軍隊並沒有在朝鮮發動侵略。美國軍隊開入朝鮮的唯一目的在執行安全理事會所採措施，擊退北朝鮮的侵略。稱執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各國政府的行動為略侵行為，這種抹煞事實的謊話，未免過於滑稽，即有“漫天撒謊”的伎倆也騙不了人。這些都是事實。

安全理事會於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第四七三次會議〕通過一項決議，飭令立即停戰，北朝鮮立即撤軍。該決議案〔S/1501〕以九票通過，無反對者，內促請“各會員國全力協助聯合國執行本決議案並不得援助北朝鮮當局”。我們不要忘了決議案的末尾一句話“不得援助北朝鮮當局”。

如北朝鮮當局於二十四小時內聽命，那麼安全理事會就無需於六月二十七日〔第四七四次會議〕又通過一項決議〔S/1511〕，也無需以警察行動來執行聯合國的決議了。北朝鮮當局及支持它的人仍蔑視安全理事會的命令。無論用那一種說了又說的伎倆也掩飾不了這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祇要提出兩個簡單的問題便可揭破這個顛倒是非黑白的伎倆。

在六月二十五日那一天，蘇聯曾否向安全理事會指控美國武裝襲擊北朝鮮？

蘇聯曾否向安全理事會指控大韓民國侵略北朝鮮？

沒有。莫斯科的統治階級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提出此種控訴。它沒有這樣做，唯一理由便是因為侵略者是北朝鮮。

我們聽見蘇聯代表屢次聲明蘇聯願意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同樣的聲明大概我們還要聽到很多次。不幸的是我們的經驗使我們對這種聲明要格外審慎小心，在我們不能證明蘇聯將以求和平的行動來支持它的和平言論前，我們不能相信這種聲明。

美國犧牲了許多青年的生命以求朝鮮獲得真正的和平。聯合國有許多別的會員國正在或準備作同樣的犧牲。因此我們有迫切的理由，採取行動，在聯合國所壓的鵲的下，以求朝鮮恢復和平。

蘇聯代表在第四八八次會議中提到蘇聯的聲威以及它在國際上利用這種聲威的能力。為什麼蘇聯不讓我們看看它將用此聲威以求和平？我們知道如果蘇聯政府願意朝鮮戰事結束，戰事今天便可以結束的。因此我希望蘇聯代表了解為什麼他把和平當作空談資料時會引起人家的厭惡。

美國政府為和平努力，為和平犧牲。聯合國其他五十二個會員國亦復如此。我們是言行一致的。

我想關於蘇聯代表所用的宣傳伎倆，不必再多說了。

我們的真正任務是把宣傳伎倆擱置一邊，不再對於朝鮮戰爭的蔽結所在避而不談，應該勇往直前，

求中心問題之解決，這就是恢復該地的和平與安全。不過如此需要遵循經常的議事程序。

主席 美國代表和英國代表渴望在今天作的演說已經結束了。

關於這兩篇演說，尤其是 Sir Gladwyn Jebb 的演說，蘇聯代表團祇想提出兩三點意見。

Mr CHAUVEL (法蘭西) 程序問題。剛纔本人同意將這幾篇演說的傳譯延至下次會議。但本人不同意將另外一篇演說的傳譯也延至下次會議。如承主席贊可，我們今晚即可聽到他的演說和其他幾篇演說的傳譯，否則我們不應當再聽別的演說。

主席 依議事規則，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可以在會議結束時提出意見。請法國代表放心，我的幾項簡單意見一定要譯成法文的。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程序問題。本人提議散會。

主席 依議事規則，散會提議有優先付表決之權。尤其是當安全理事會的一位理事怕聽別人提出意見的時候，該項提議更有優先權了。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本人提議散會，請即付表決。

主席 茲有散會提議。如無異議，即宣告散會。關於下次會議日期，有無提議？

下次會議於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午後三時舉行。

午後六時五十分散會。

---

S C 5th Year No 31

Printed in the U S A

Pr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30 cents

50 40740 November 1950 270